

齐鲁大地上这五支队伍 让科特派“天气”接上帮扶村“地气”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王钟伟 武军

虽然麦子、玉米轮番种,但因为缺产业、少技术、无资金,泰安市潘茂村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事情在泰安市林科院研究员王迎到来后发生改变——后者将自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项目“种”到当地,最终改变了这个村庄的命运。

做给农民看

只要尝到甜头,他们一定会做新技术的“义务宣传员”

七月的天气,热得像蒸笼,在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的会议室里,焦自高为记者切了满满一大盘西瓜,“现在西瓜都熟透了,先解解暑。”这位国内蔬菜知名专家已与西、甜瓜打了三十年“交道”。

让拥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大拿”“科技专家”担任科特派,成为山东科特派群体的主流,事实证明效果不错。比如这两年,焦自高研究员指导高青县小孟家村新建20个春秋大拱棚,通过推广菠菜—西瓜—丝瓜、菜花—黄瓜等轮作模式,全村农户均增收1万元。

“村民掌握了先进技术,科技含量高的产业不理解也不参与,导致村里没有主导产业。”这是焦自高总结出来的经验:你需要发挥自己特长“做给农民看”,让农民掌握技术,乐于参与;只要他们尝到甜头,一定会做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的“义务宣传员”。

农民脱了贫,焦自高也证明了自身技术与先进种植模式的价值,这是双赢。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只有四成左右。”

领着农民干

从欠账20万到盈余20万,她抓住了主要矛盾

苏楼没有楼,只有一片低矮的平房和饥荒。这个位于山东泰安的小村子总户数570户,贫困户却占了200户。

是科特派的使命,也是王迎的挑战。如何将特派员本身的“天气”与帮扶村的“地气”巧妙结合,这需要智慧,也需要方法。记者7月16日从山东省科技厅有关方面获悉,实施科特派制度15年来,山东一直在探索贴近农民需求、带动特色产业发展的农科服务模式,培养出农技服务型、成果转化型、培养乡土能人型、创业带动型、法人科特派助推型五种类型的队伍,模式虽不同,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扶贫目标上达到了一致。

右。”这是前不久,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对外透露的数据。寻根究底,中国农业科技面临着创新能力不足、人才队伍建设滞后、投入不足等问题。这一点,山东虽不例外,却早有准备——早在遴选科特派时,山东便将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情况纳入通盘考虑之中。具体而言,就是他们希望将科特派扶贫与成果转化同步推进。

在广泛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王迎把自己参与研究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四倍体泡桐新品种拿出来,在潘茂村建立了育苗基地。

王迎说,他为村里“量身打造”了发展华硕苹果和四倍体泡桐为主的林果特色产业,以“科技+基地+贫困户”的模式使贫困户有了土地租金、打工等多项收入,5名贫困户实现当年脱贫。未来的计划,该村将苹果园面积增加100亩,泡桐园增加200亩,建成100亩的高标准苗木科技示范园。

农村天地,大有可为。王迎在这里既实现了成果转化,又完成了带着农民富的使命,可谓“完美”。

在深思熟虑之后,泰安市林科院研究员王新花抓住了主要矛盾:培养“田间的意见领袖”。经与村两委商定,她定了10名骨干,让他们

农民称他们为“智多星”。

7月初,宁波市科技局公布,2018—2020年,共选派1113名科技特派员,服务宁波10个区县(市)的农村企事业单位,助力推进乡村振兴。

法人+个人双重赋能广袤田野

此次宁波市的千余名科技特派员中,既包含个人科特派,也包括了62个法人科特派。

宁波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大家熟知的个人科特派相比,法人科特派在选派任务、对象等方面有所不同。

法人科特派是以涉农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企业、合作社等法人单位为派出组织,以团队形式开展协作创新、科技服务和成果转化。

例如,宁波大学水产养殖科技服务团队与宁波鑫亿鲜活水产有限公司合作申报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三疣梭子蟹抗溶藻弧菌系扩繁及高产养殖技术中试”,以此为技术支撑,指导并协助该公司获得宁波市农业产业化基地项目140万元的资

助,使该企业获得象山县农业龙头企业。

不过,个人科特派虽以“个人”派出,但近年来也强调“团队协作”。宁波市相关负责人举例说,宁波大学教授、水产养殖专家王春琳作为个人科技特派员,组建了“宁波大学海水蟹养殖科技特派员团队”,结对服务该市10个区县(市)的农村企事业单位。

“宁波从科技人员创业的激励机制、科技特派员的组织人事保障,以及科技创业财政支持等多个方面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不断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宁波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宁波市科技局给予市派科技特派员每年每人不少于5000元经费补贴,法人科技特派员按实际选派服务人数计算补贴总额。

宁波千名“智多星”下乡种“黄金”

典型派

本报记者 江耘 通讯员 王虎羽

在浙江宁波奉化溪口镇锦山村海拔530米的山冲里,一排排香榧树生长旺盛。在浓密的树荫下,藏有一种神秘的珍贵药材——黄精。40多岁的科技特派员刘曼,和几个农户正在进行一场大胆的实验:靠林下经济,种出“黄金”来。

香榧林里种黄精,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老师、科技特派员刘曼的主意,正是这一好点子,帮助当地农户每亩山林增收3万余元。

近年来,随着科技特派员制度的不断深入推进,科特派为宁波无数农民带来了实惠和帮助。



宁波农林院高级农艺师、农业科技特派员刘曼(右一)指导宁海溪口镇农户种植黄精。受访者供图

千名科特派带动万农户增收

奉化锦溪村的1500多亩香榧园,为宁波最大的园片种植香榧基地。一棵香榧苗种下去,要7至8年后才是盛果期,且香榧树的病虫害多,管理难度大,成活率低,因此农户种植的积极性不高。宁波市科技局从2008年开始向锦山村输送科技特派员,靠“智囊团”为农户找寻破解难题的办法,最终在黄精上找到答案。

2012年,在科技特派员帮助下,锦山村对黄精种植进行了一项长达5年的种源引种试验。“通过试验发现,采用块茎分生的方式进行无性繁殖,两三年就可收获。”刘曼说道。

去年7月,黄精首次在300亩香榧林下扩繁,

饲草”,潘林香称之为“面包草”。“在此基础上,我再根据各种动物不同,添加饲料成分,满足它们的生长需求。”她笑言,草料加工项目,就是“把废弃青草变成羊肉”。

因为要照顾双目失明的母亲,贫困户马灯云不能出去打工,但靠种地和养羊换取不到2000元的年收入,这让她陷入困境。一年前,潘林香通过她服务的赢泰公司送给马灯云1只赢泰种公羊,并派技术人员到她家改造羊圈、搭配饲料、预防疾病……“一条龙”服务包含的技术,内涵复杂,但“傻瓜化”之后,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一年下来,马灯云的腰包多收入了1500元。

带着农民赚

亿万富豪到农村去创业,法人科特派让驴“跑得快”

经历过“就业—失业—自主创业”的艰难历程,现在的赵霞拥有两家企业和数以亿计的身家,但她和丈夫还是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到农村去创业。

洼里村地处“洼里”一到雨天,雨水聚集,村庄变成“泥洼”,是潍坊市“有名的”落后村。下定决心的赵霞面临着两方面的不理解:家人不理解,“企业做的好好的,到农村是自找苦吃”;村民不理解,“现代农业成本高,风险大”,一听说建大棚需要十几万就打退堂鼓。

但赵霞是能人。她看好农业,觉得自己有能力带领大家伙脱贫。魄力必须要有,这从她与村民签订的协议中便可看出:前者投资建大棚,村民只管种植;如果亏本,每年返给农民2.6万元工钱。

赵霞走的是一条“技术+市场”的路子。作为科特派,她可能不懂技术,但却知道哪里去找技术;作为创业者,她熟谙网络,对市场信息和“互联网+”的运作模式非常熟悉。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记者了解到,这几年,洼里村成了名村,村里合作社年产有机果蔬6000多吨,分红89万元,年均增收1.5万元。

通过创业“带着农民赚”,赵霞并不孤单。作为法人科特派,东阿阿胶也在这么做。

“好吃难养活”的毛驴现在处境尴尬:一方面,黑毛驴的驴皮、驴肉、驴奶备受市场追捧,驴皮短缺,另一方面,散养驴规模下降、驴皮供应稀少,市场的恶性循环,成为东阿阿胶当家人秦玉峰的“心病”。

驴皮短缺的困难是暂时的,如果政府拉一把,依靠东阿阿胶的品牌、市场、技术等优势,带动群众一起养驴,既能解企业之困,又能为困难群众找到一条致富路,进而形成大有希望的新产业。

成为法人科特派,是东阿阿胶毛驴产业的机会,也是贫困户的机会。通过产学研合作,东阿攻克了困扰黑毛驴产业的多项难题,并将技术推广,解决了农民“心头”的养殖问题,同时,以“底线思维”保护养殖户利益。新建100个600头以上规模的养驴场,带动了近万名贫困人口实现增收致富——这是近三年,法人科特派东阿阿胶交出的成绩单。

农科服务型、成果转化型、培养乡土能人型、创业带动型、法人科特派助推型,这是十五年来山东省在探索科特派服务模式中打出的五支队伍。而事实也证明了,从实践中走出来的这五支队伍经受了考验,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

精准扶贫 科技先行

新疆博州: 扶贫从“漫灌”转向“精准滴灌”

李强 本报记者 朱彤



博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驻村工作队发放扶贫牛。受访者供图

一条条平整的水泥硬化路通向一座座安居富民房,一盏盏路灯整齐地矗立在道路两旁,绿化带里的花朵竞相开放——这是近日记者走进位于阿拉套山脚下的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查干屯格乡米里格村看到的景象。你也许想不到,几年前这是一个“自治区级贫困村”,如今59户156名村民全部实现脱贫,走上了发展果树种植、畜牧养殖、创办农家乐的致富路。这是博州全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阶段性成效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博州将全面实现脱贫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全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积极推动扶贫方式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实施产业、就业、金融“三管齐下”精准扶持。对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实施生活、养老、教育、医疗“四项保障”兜底扶持,并着力提升贫困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水平。

政策向扶贫倾斜、资金向扶贫聚集、项目向扶贫靠拢,博州汇聚强大的扶贫合力,有力推动扶贫工作连创佳绩:2016年退出1个区级贫困村、13个州级贫困村。据统计,博州有自治区级贫困村3个,自治州级贫困村2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8490户22145人。根据自治区2017年建档立卡复核工作要求,2377户6128人标识为稳定脱贫,不再享受扶持政策,6113户16017人为继续巩固扶持和提高脱贫成效的人口。

在博乐市青得里镇夏布塔村耀中服装厂,制衣女工热西坦·艾木塔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快乐地工作着。她说:“家里老人孩子需要照顾,外出务工不方便,村里成立了制衣厂,每个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又能照顾家庭,我非常满意。现在我在工作之余还学习专业技术,提高工作效率,为厂子创造更多的效益。”

在各项扶贫措施中,博州率先实现了保障各年龄段学生教育扶贫政策全覆盖。在落实好国家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的基础上,博州出台每年给贫困高中生发放2000元生活费补助、贫困大学生发放5000元学费和交通费补助的政策。

宁夏固原: 扶贫鸡搭上“致富号”列车

新华社记者 曹江涛 任玮

在山大沟深的宁夏南部山区,单靠“土里刨食”很难养活一家人。十几年前,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农民杨发程开始养殖肉鸡。如今,这位老养殖户的肉鸡有了新销路:自家鸡制成的熟食被卖上了火车。

刚开始养鸡,杨发程也是“被逼无奈”。“我妻子有类风湿关节炎,父母年纪大,娃娃要上学,妹妹也跟着我们过,六口人全靠我一个。”杨发程说,种地收入少,打工做苦力收入也不多,看周围有人养鸡,当时就跟着进了400只鸡苗。

没经验、没技术、缺销路,杨发程选择跟着当地成熟的养殖户和食品加工企业固原市新月食品公司一起干。有了公司提供的饲料和技术指导,杨发程心里有了底。“刚进栏的鸡苗每两个小时就要喂一次饲料,家人能帮我做的不多,但是当时生活太困难了,所以我一年里很少休息,一批鸡卖出去后就赶紧再进一批鸡苗。”

固原市新月食品公司董事长马玉芳也是养殖户出身。建起企业后,开始帮助更多像杨发程这样的贫困村民养鸡。目前,公司每个月从农户手中收购约3.5万只成鸡进行加工,先后带动原州区养殖户约1000户。

“但这么多产品怎么卖?”马玉芳犯了愁。作为原州区定点扶贫的社会帮扶单位,中国铁路总公司一直在探索有效的帮扶措施。从去年11月起,中国铁路总公司为原州区的肉鸡制品提供“上车销售”的机会。目前,原州区共有13种产品,在14个车站、66对列车上销售。

“这样做既能激发老百姓脱贫的内生动力,也能发挥铁路的行业优势。”原州区副区长王国军介绍说。

销路打开了,好消息接踵而来。马玉芳告诉记者,一位云南的客商在火车上吃到了原州区的鸡肉制品,专门打电话了解情况,最后签订了合作协议。杨发程现在每年养鸡规模已经扩大到1.5万只,一年能赚5万多元,他打算在村里筹建的集体鸡舍里再扩大养殖规模。

据原州区工业和商务局副局长徐海玲介绍,特色农产品上火车销售在数量和质量上对农户和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农户要扩大养殖规模,企业要提高生产标准,这样既帮扶了农户,又调动了企业,一举多得。

扫一扫
欢迎关注
科特派在行动
微信公众号

